

試論楊守敬舊藏《文選》室町鈔本的異文與來源問題*

何 維 剛**

摘 要

楊守敬舊藏日本室町年間《文選》二十卷殘卷古鈔本，黃侃、高步瀛、向宗魯、傅增湘等人曾過錄參校，其文獻價值不言可喻。但因收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較少受到當今治《選》學者之關注。關於古鈔本之異文與底本，楊守敬以為古鈔本異文多同於李善注，向宗魯、傅剛則以為近於五臣注；而古鈔本之底本，或謂錄於李善注本、源於隋唐舊本、出於《文選集注》之後，至今未有定案。藉由《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之正文與編者按語，對校古鈔本異文，不難發現古鈔本與李善注本關係密切。並且透過異文對校，參照古鈔本之形式、類目，或可做為推斷古鈔本底本的些許線索，並從中探討古鈔本文獻價值。

關鍵詞：文選、室町鈔本、楊守敬、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異文

一、前 言

楊守敬舊藏日本室町年間《文選》二十卷殘卷白文古鈔本，曾經由黃侃《文選平點》、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向宗魯、傅增湘等人過錄參校，其文獻價值不言而喻。對於此一室町本的體例與文獻狀況，楊

2017年6月2日收稿，2017年8月11日修訂完成，2018年4月25日通過刊登。

* 本文之撰就，承蒙雷之波先生時相討論啓迪，謹致謝忱。

** 作者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守敬《日本訪書志》有過最早的相關描述。而後屈守元、傅剛藉由向宗魯、傅增湘之過錄本，初步梳理了室町本的一些問題。但因屈、傅二人未能見到室町本原本，仍有許多問題未能妥善解決。¹如室町本與今日流傳之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之異文問題，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今細校之，乃同善注者十之七八，同五臣十之二三。」²但向宗魯卻持相反意見：「《經籍志》謂鈔本就李注錄出，今細核之，固多異於李本，而同于五臣者；旁注亦時引李本，以校異同，則非全用李本可知。」³雖就結論而言，向宗魯、屈守元皆認同楊守敬的說法，認為室町本之淵源當出於隋唐舊本，即李善未注之本。但寫本系統的室町本，與宋代以後刻本系統的善注本、五臣注本，彼此之間的關聯應當如何看待，仍是未有定論。室町本的版本源流，也是一項重要問題。上述楊守敬、向宗魯、屈守元皆認為室町本當出於李善未注以前的三十卷本，傅剛亦持此說，其說與向、屈二人較為接近，傅剛〈關於近代發現的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文選》〉：「但不管怎麼說，鈔本與現存宋刻本的李善注本有許多不同，倒是與五臣注本較為接近（我的判斷與楊守敬不同），但他前面卻又抄了一篇李善上表，所以不能說從五臣本來。」⁴但亦有認為室町本乃晚出於集注本，游志誠〈敦煌古鈔本《文選》五臣注研究〉以為：「尚有所謂日本古鈔本《文選》，僅鈔白文，間旁及日本音讀與簡注，皆據

-
- 1 屈守元，〈跋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文選》〉，收於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430-446。傅剛，〈關於近代發現的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文選》〉，《《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61-267。筆者曾針對室町本之流傳、類目、注記等外圍問題作了些許的考察，試圖進一步窺探室町本面貌。何維剛，〈楊守敬藏日本古鈔《文選》之類目、注記與異文——以「賦」類為探討中心〉，《書目季刊》49.3(2015.12): 57-76。
 - 2 楊守敬，〈古鈔文選殘本二十卷〉，《日本訪書志》，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 2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 12，頁 94。
 - 3 屈守元，〈跋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文選》〉，《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 436-437。
 - 4 傅剛，〈關於近代發現的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文選》〉，《《文選》版本研究》，頁 267。

集注本而鈔者。」⁵ 實際上，關於室町本的源流，阿部隆一《中国訪書志》已然觀察到：

卷十九・廿の冊の題簽下に「青松」の墨署あり、即ち清原国賢の手沢本たることを示し。⁶

清原氏自平安時代以來學者輩出，清原國賢為戰國至江戶初期之儒學者。山崎誠〈式家文選学一斑〉於此基礎上提出：室町寫本的祖本應可上溯到平安末期，與九條本《文選》的抄寫時間相對一致。⁷ 室町本之抄寫晚於集注本與九條本，游說誠是，但是否皆據集注本而鈔，則仍有討論空間。實際上，室町本的源流與異文可能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室町本的異文，可能會是探索室町本版本淵源的重要線索。

在上一世紀，白文無注《文選》雖是鳳毛麟角，但隨著敦煌文獻的發現與日藏漢籍抄本的回流，得以新的視野重新看待文選學研究，尤其《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的面世，揭示了《文選》流傳的一個早期面貌，也為《文選》校對提供了新的根據。⁸ 本文將以南宋尤袤刻李善注六十卷本《文選》（以下簡稱尤刻本）為底本，以楊守敬舊藏室町白文鈔本《文選》（以下簡稱室町本）、以及《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以下簡稱《集注》）為主要對校本。⁹ 並參校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與諸敦煌文獻之《文

5 游志誠，《文選綜合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頁 101。

6（日）阿部隆一，《中国訪書志 增訂版》（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 148。

7（日）山崎誠，〈式家文選学一斑——文選集注の利用〉，《中世學問史の基底と展開》（大阪：和泉書院，1993），頁 425。

8 關於《文選集注》成書的說法眾說紛紜，或謂唐人編寫、或以為日人編寫，中日學界雖為此數度筆論，如今仍未能劇下定論。相關論述可參看劉志偉，〈《文選集注》成書眾說評議〉，《文學遺產》2012.4(2012.7): 34-46。陳翀，〈清末民國初期《文選集注》相關資料彙考——兼答劉志偉先生質疑〉，《域外漢籍研究集刊》9(2013.10): 43-62。陳翀，〈現存《文選集注》殘卷非唐鈔本考〉，《國際漢學研究通訊》7(2013.6): 137-150。

9 三部版本詳參：梁·蕭統編，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梁·蕭統編，《日古鈔本文選》（楊守敬舊藏日本室町初年鈔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處）。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選》殘本，試圖從各家異文之中，探討室町本之源流問題。九條本《文選》亦為白文無注三十卷本，現存二十二卷，抄寫時代相當於日本之平安、鎌倉年間。斯波六郎、山崎誠、阿部隆一皆認為九條本非從李善、五臣、集注等注本中錄出正文，而是有其三十卷本的傳寫系統，保持了早期的《文選》形態。¹⁰ 本文主要參照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照相本。¹¹ 另一方面，關於敦煌文獻中的《文選》殘卷，饒宗頤《敦煌吐魯蕃本文選》已有初步整理。近年來《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等書之出版，亦公開一些鮮為人注意的《文選》殘卷。但無論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獻，多數未能合於楊守敬舊藏室町鈔本《文選》之卷數，或雖合於卷數篇目，卻因文獻殘缺而未能作為異文參看。整體而言敦煌文獻之《文選》殘卷對於本文之異文對照助益有限，本文僅列出值得參照之敦煌文獻作為輔證。為便於讀者參看異文，在徵引異文部分將優先引用尤刻本之篇目正文，次列室町本、《集注》正文，末列九條本與敦煌文獻正文，若引用《集注》之編者注，則置於校對其後。

二、室町本與《集注》所反映的唐諱問題

楊守敬曾依照紙質，判斷室町本的年代在於元、明之間，國立故宮博物院亦將之歸類於「室町抄本」。關於日本室町本《文選》之底本，卻有就李善本單錄出本文、出於李善注之前寫本等不同說法。¹² 今就殘存

10 各家對於九條本之認識，可參看（日）池淵質實，〈九條本「文選」研究序說〉，《中國學研究論集》6(2000.10): 54-57。然而傅剛提出九條本出於李善本系統，其說與日人舊說異，亦可供讀者參看。傅剛，〈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收於劉玉才、潘建國主編，《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43。

11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九條家藏舊鈔本文選》，日本昭和間印本，現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2 分見（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收入賈桂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 6，頁 412。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頁 94。然而此二說法，森立之乃是針對僅存一卷之古鈔本《文選》所言（即今上野本），

二十卷本來看，雖未能如敦煌本以唐諱缺筆推斷其底本寫定年代，但仍能提供後代《文選》因避唐諱而修訂之參照。與如今流傳之各家《文選》版本相較，室町本凡有涉及「淵」、「世」、「民」處，有別於尤刻本而同於陳八郎本、明州本¹³者，也有完全異於各家版本者。若僅以「賦」類為範圍，以尤刻本為底本，對參室町本、陳八郎本、明州本，製成表格則約略如下：

表一 各家版本與室町本《文選》賦類「淵」、「世」、「民」異文對照簡表

	篇名	尤刻本	室町本	陳八郎本	明州本	
1	揚雄〈長楊賦〉	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	民、民	民、民	民、民	
2		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	世	代	代	
3	班彪〈北征賦〉	余遭世之顛覆	俗	世	世	
4		哀生民之多故	人	人	人	
5	班昭〈東征賦〉	察農野之居民	人	人	民	
6		民亦尚其丘墳	人	民	民	
7	潘岳〈西征賦〉	當休明之盛世	盛代兮	盛世兮	盛世兮	
8		牧疲人於西夏	枚疲民於西夏兮	同尤刻本	杖疲人於西夏	
9		漢六莖而拓畿	世	世	世	
10		諒遭世之巫蠱	時	世	世	
11		忍生民之減半	人	人	人	
12		愁民以樂	人	民	民	
13		木華〈海賦〉	昔在帝媯巨唐之代	世	世	世
14			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	泄泄	洩洩	洩洩
15	洩洩淫淫		泄泄	洩洩	洩洩	

楊守敬乃是針對殘卷二十卷本所言。

- 13 梁·蕭統編，唐·呂延濟等注，《景印宋本五臣集注文選三十卷》（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1，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南宋紹興三十一年建陽陳八郎崇化書坊刊本影印）；梁·蕭統編，唐·呂延濟等注，《日本足立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續接上表

	篇名	尤刻本	室町本	陳八郎本	明州本
16	賈誼〈鵬鳥賦〉	澹乎若深泉之靜	淵	淵	淵
17	顏延之〈赭白馬賦〉	故能代駮象輿	世	代	代
18		訓人必書之舉	民	人	人
19		畜怒未洩	泄	滌	滌
20		肆餘人上	民	人	人
21	張衡〈思玄賦〉	漂通川之琳琳	淵	淵	淵
22		拽雲旗之離離兮	拙	曳	曳
23		展洩洩以彤彤	泄泄	洩洩	洩洩
24	江淹〈恨賦〉	人生到此	民	人	人
25	陸機〈文賦〉	頌先人之清芬	民	人	人
26	傅毅〈舞賦〉	非以風民也	非以風人也	所以風民也	民
27	嵇康〈琴賦〉	而發洩幽情矣	泄	滌	滌
28	曹植〈神女賦〉	指潛淵而為期	川	川	川

上表共列出了二十八條室町本於「淵」、「世」、「民」之異文，其中與今本完全相異者共十六條；陳八郎本、明州本全同於室町本者共八條；與陳八郎本、明州本略有出入者共三條；而僅有一條室町本班昭〈東征賦〉：「察農野之居人。」與陳八郎本相同而異於尤刻本與明州本。誠如前文所言，《文選》經由不斷刪修，已難以確定舊貌，單是在唐諱這一問題上，室町本便與今本有如此多之不同。可見今本李善與五臣系統明顯無法含括、說明室町本中的唐諱異文。究竟室町本是出於唐以後的刻本系統？抑或照楊守敬、屈守元所言當出於李善未注之前的三十卷本，是以今本皆無法概括其中的異文？以室町本和宋槧以後之版本對校，雖可考察出宋代以後因諱改字的問題，但卻無法深入對於室町本本身的認識，此亦可見以刻本對校鈔本之侷限。

值得注意的是室町本異文與《集注》相互疊合的部分。李匡乂《資暇錄》以為：「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¹⁴

14 唐·李匡乂，《資暇錄》，收於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隋唐雜著叢編二》，（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卷上〈非五臣〉，頁 334。

斯波六郎、周勛初等，皆以爲《集注》正文乃出於李善注本，其說詳見下文。但從室町本與《集注》相互對照來看，卻有《集注》正文避唐諱，而所引五臣、陸善經不避唐諱者：

1. 〈求自試表〉「威王棄代」，室町本、九條本作「威王棄世」，《集注》同尤刻本。《集注》：「張銑曰：棄世謂死者」。¹⁵
2. 〈奏彈曹景宗〉「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收付廷尉法獄罰罪」。《集注》：「今案：鈔、五家、陸善經本罰爲治」。¹⁶
3. 〈奏彈劉整〉「法獄治罪」，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法獄罰罪」。《集注》：「鈔曰……治罪，謂勒使向外收付與大理官……今案：鈔、陸善經本罰爲治」。¹⁷
4. 〈東方朔畫贊〉「棄俗登仙」，室町本作「棄世登仙」，《集注》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陸善經本俗爲世」。¹⁸

從上述四例來看，室町本所呈現的唐諱問題相對複雜。其有異於《集注》而同於五臣注本者，如「威王棄世」；有同於李善注本而別於五臣者，如「法獄治罪」；亦有別於李善、五臣而同於陸善經者，如「棄世登仙」。除了上引四例《集注》有明確注引各本之異文外，室町本尚有於正文與《集注》因唐諱而相反者：

1. 〈四子講德論〉「民氓能不能命哉」，室町本作「黎氓能不能命哉」，《集注》同尤刻本。¹⁹
2. 〈褚淵碑文〉「緝比民黎」，室町本作「緝比萌黎」，《集注》同尤刻本，九條本、法藏敦煌文獻 P.3345 作「緝彼民黎」²⁰。
3. 〈三國名臣序贊〉「論時則民方塗炭」，室町本作「論世則民方塗

15 《尤刻本》第 9 冊，頁 211。《集注》第 2 冊，頁 307。

16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0。《集注》第 2 冊，頁 381。

17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8。《集注》第 2 冊，頁 401。

18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04。《集注》第 3 冊，頁 215。

19 《尤刻本》第 13 冊，頁 23。《集注》第 3 冊，頁 594。

20 《尤刻本》第 14 冊，頁 166。《集注》第 3 冊，頁 879。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P.3345，頁 253。

炭」，《集注》同尤刻本。²¹

4. 〈三國名臣序贊〉「人惡其上」，室町本作「民惡其上」，《集注》同尤刻本。²²

但亦有相合於《集注》者：

1. 〈求自試表〉「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室町本、《集注》作「今陛下以聖朝統業」，九條本同尤刻本。²³《集注》：「今案：五家本業爲世」。²⁴
2. 〈求通親表〉：「竊不願於聖代」。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竊不願於聖世」。²⁵
3. 〈晉紀總論〉：「百代之一時矣」。室町本、《集注》作「百世之一時矣」。²⁶

若據《資暇錄》中李善不避國朝廟諱的說法，《集注》與室町本的正文皆可見因避諱而改字的情況，或可說明無論是《集注》或室町本，其正文已非源自李善或李善注以先，而是經由後人多手刪定的文本。限於室町本與《集注》文獻殘佚不全，對校出二本於唐諱之異同仍然有所侷限。然而透過與《集注》的對照，可看出室町本的版本源流雖難以確認，但可確定其中文字仍然受到唐諱影響。但對於宋諱，如高宗諱構、真宗諱恒、仁宗諱禎、孝宗諱慎、宣祖諱殷，在室町本中皆不諱，據此推測室町本出於宋代鈔本、刻本的機會不大。島田翰〈舊鈔本考序〉的說法：「蓋舊鈔之書，大別有三：有唐抄本，有淵源於隋唐者，有出宋元明韓刊者。」「是皆當日古博士據舊本所傳抄，誤以傳誤，訛以傳訛，真本面目，絲毫不改。故雖名爲傳抄本，而實與隋唐抄本無異矣。」²⁷ 室町本所見唐諱之

21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12。《集注》第 3 冊，頁 258。

22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21。《集注》第 3 冊，頁 316。

23 傅剛以為：「陳八郎本作『世』，尤刻亦作『世』，是後人以五臣亂善，則九條本或亦亂善後所為。」傅剛，〈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頁 58。

24 《尤刻本》第 9 冊，頁 204。《集注》第 2 冊，頁 282。

25 《尤刻本》第 9 冊，頁 220。《集注》第 2 冊，頁 350。

26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86。《集注》第 3 冊，頁 422。

27 (日)島田翰，〈舊鈔本考序〉，《漢籍善本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狀況，應當即屬於島田翰所謂「淵源於隋唐者」，室町本既是隋唐以後方流傳至日本，其底本於中土傳寫之時，必然亦避唐諱而改字，與楊守敬、屈守元以爲其底本當從古鈔卷子本出，並非從五臣、李善本略出之說並不矛盾。

室町本中唐諱改字參差，夾雜合於李善、五臣、陸善經諸家文字，可能說明了室町本之底本並非單純出於一家一注。從形式來看，室町本於分卷、類目等仍保持三十卷本的面貌，但在文字異文的表現上，仍然有很多分歧。下文將藉由《集注》所徵引之注文與編者按語，從異文的同異狀況，從中分析室町本之底本與李善、五臣、《鈔》、《音決》、陸善經各家注本的相合傾向。

三、室町本異文合於《集注》注案他本者

從上述唐諱狀況可知，室町本異文參雜李善、五臣、陸善經諸家，非單純源出一家一注。從《集注》本的編者按語，時常提及他本、諸本某字作某，說明在《集注》編纂的時代，已有諸家版本文字混淆的狀況。至於楊守敬以爲室町本同於李善者十之七八、向宗魯以爲多異於李本而同於五臣，其原因或是採用底本不同緣故。因《集注》與室町本在文獻上皆有所損佚，於賦類《集注》僅存左思〈吳都賦〉，於詩類室町本僅存補亡、述德、獻詩、公讌、祖餞、雜詩、雜擬數類，能夠反映異文同異有限。下文將主要以《文選》表至碑類之異文，藉由與《集注》正文與編按異文之對校，探討室町本與李善、五臣、《鈔》、陸善經等諸家注的關係。

(一) 室町本與《集注》中李善注本之關聯

關於《集注》本的正文，斯波六郎〈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已指出《集注》正文乃出於李善本。²⁸周勛初《集注》〈前言〉：「（《集注》）

2002），頁 41。

28（日）斯波六郎撰，戴燕譯，〈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收於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936。

各家注後常有編者按語，一一指出文字差異，曰『《鈔》作某』，『《音決》作某』，『五臣作某』，『陸善經作某』之類，但不題『善注作某』，可見正文乃從善本。²⁹ 朱曉海亦詳實舉證《集注》正文採取的是善《注》本《文選》。³⁰ 是以相對於宋、清刻本中李善、五臣注相互混淆的情形，《集注》本的正文應當是錄於較為早期的李善注本，經後人刪改的問題較少。參照《集注》與尤刻本，便可知今日尤刻本參雜他本之處頗多，如今尤刻本文字實合於《集注》編按的五家本者：

1. 〈求自試表〉「是以敢冒其醜」，室町本、《集注》作「是以敢冒其媿」，九條本作「是以敢冒其愧」。《集注》：「案：鈔、五家本媿爲醜」。³¹
2. 〈求自試表〉「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室町本、《集注》作「今陛下以聖朝統業」。九條本同尤刻本。³² 《集注》：「今案：五家本業爲世」。³³
3. 〈奏彈劉整〉「並已入眾」至「並不分逸」，室町本、《集注》、九條本脫。《集注》：「今案：鈔、五家本此下云……陸善經本省卻此下至息逸」。³⁴
4. 〈奏彈劉整〉「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至「所稱整即主」，室町本、《集注》、九條本脫。《集注》：「今案：……五家本此下云……」。³⁵
5. 〈奏彈劉整〉「婢采音不款」至「不足申盡」，室町本、《集注》、九條本脫。《集注》：「今案：……五家本此下云……」。³⁶
6.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崇城自卑」，室町本、《集注》、九條本

29 周勛初，〈前言〉，《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頁 4。

30 朱曉海，〈從《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詩的部分略窺《文選》善注的問題〉，《國學》3(2016.6): 246。

31 《尤刻本》第 9 冊，頁 213。《集注》第 2 冊，頁 319。

32 參照註 23。

33 《尤刻本》第 9 冊，頁 204。《集注》第 2 冊，頁 282。

34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1-122。《集注》第 2 冊，頁 387。

35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2-125。《集注》第 2 冊，頁 389。

36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8。《集注》第 2 冊，頁 401。

- 作「崇城遂卑」。《集注》：「今案：五家本遂爲自」。³⁷
- 7.〈檄吳將校部曲文〉「似若無敵」，室町本、《集注》作「似若無前」。九條本同尤刻本。³⁸《集注》：「今案：五家本前爲敵」。³⁹
- 8.〈檄吳將校部曲文〉「折衝討難」，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折衝諸難」。《集注》：「今五家本諸爲討」。⁴⁰
9.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求中和而經處」，室町本、《集注》、九條本、法藏敦煌文獻 P.2543⁴¹ 作「求和中而經處」。《集注》：「呂向日……將造作必中和也……陸善經曰：中和謂土中陰陽□所和也」。⁴²
- 10.〈晉紀總論〉「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室町本、《集注》作「至于公劉遭夏人之亂」。《集注》：「今案：五家本夏爲狄也」。⁴³
- 11.〈四子講德論〉「悽愴子弟之縲匿」，室町本、《集注》作「悽愴子弟之累首」。《集注》：「今案：五家本累爲縲也」。⁴⁴
- 12.〈四子講德論〉「是北狄賓洽」，室町本、《集注》作「是北狄賓合」。《集注》：「呂延濟……賓服合會」。⁴⁵
- 13.〈四子講德論〉「敢問人瑞先生曰」，室町本、《集注》作「敢問人瑞先生夫子曰」。《集注》：「鈔曰……下文云先生夫子亦一人也，非兩人。……今案五家陸善經本無下夫子也」。⁴⁶
- 14.〈陽給事誄〉「涼冬氣勁」，室町本、《集注》、法藏敦煌文獻 P.3778

37 《尤刻本》第 11 冊，頁 75。《集注》第 2 冊，頁 544。

38 傅剛以為：「明州本、陳八郎本作『敵』，尤刻本亦作『敵』，是後世以五臣亂善。」傅剛，〈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頁 63。

39 《尤刻本》第 11 冊，頁 132。《集注》第 2 冊，頁 605。

40 《尤刻本》第 11 冊，頁 139。《集注》第 2 冊，頁 632。

4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5 冊，P.2543，頁 252。

42 《尤刻本》第 12 冊，頁 34。《集注》第 2 冊，頁 841。

43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93。《集注》第 3 冊，頁 462。

44 《尤刻本》第 13 冊，頁 33。《集注》第 3 冊，頁 632。

45 《尤刻本》第 13 冊，頁 36。《集注》第 3 冊，頁 645。

46 《尤刻本》第 13 冊，頁 36。《集注》第 3 冊，頁 646。

作「涼冬器盡」，⁴⁷九條本作「嚴冬器盡」。《集注》：「鈔曰……器謂兵刃之屬。呂向曰器弓弩也」。⁴⁸

15.〈馬汧督誅〉，室町本、《集注》作〈汧馬督誅〉，九條本同尤刻本。⁴⁹

16.〈陳太丘碑文〉「不遷貳以臨下」，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不遷怒以臨下」。《集注》：「善注：不遷怒不貳過……李周翰曰……遷怒謂移怒於人也」。案：尤本善注與集注本善注不同，集注本善注無「不貳過」，尤本有。⁵⁰

以上諸例得見，今尤刻本已是五臣亂善、善雜五臣之後的版本，因此雖以李善注六十卷為名，實參雜五臣以及其他諸家之文字。相對於此，《集注》正文乃源出李善注文，並編注五臣等他本異文，或許在李善、五臣之分界上較諸刻本來得更為明確。尤可注意的是：九條本在這部分大多合於室町本異文，即使有少數不合者，也都就傳剛按語找出所以變動之原因。室町本內文大多合於《集注》正文，除了藉由編者按語得知室町本並不合於唐代五臣本外，亦有少數案例乃是室町本、《集注》、五臣本內容相合，而不合於今尤刻本者：

1.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旌旗流星」，室町本、《集注》作「旌旗星流」，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李周翰曰：……□星□於上故云星流也」。⁵¹
2. 〈與嵇茂齊書〉「離群獨遊」，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離群獨逝」。《集注》：「呂延濟曰：逝往也」。筆者案，明州本：「善本作遊字」。⁵²
3. 〈褚淵碑文〉「既秉辭梁之分」，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既

47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28 冊，P.3378，頁 31。

48 《尤刻本》第 14 冊，頁 89。《集注》第 3 冊，頁 770。

49 《尤刻本》第 14 冊，頁 71。《集注》第 3 冊，頁 690。

50 《尤刻本》第 14 冊，頁 137。《集注》第 3 冊，頁 783。

51 《尤刻本》第 11 冊，頁 76。《集注》第 2 冊，頁 548。

52 《尤刻本》第 11 冊，頁 79。《集注》第 2 冊，頁 562。《日本足立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頁 664。

秉辭梁之介」。《集注》：「音決：分扶問反，或爲介，通。李周翰曰：介謂孤介之節也」。⁵³

「星流」誤爲「流星」、「逝」訛爲「遊」，或是刻工因用語習慣與字形相近而產生的訛誤。而「分」、「介」之別，從《音決》所注得知，當是從唐代便有二字異文。但從明州本「善本作遊字」來看，可知早於宋代，李善本已非《集注》本所見之面貌。

《集注》中的編者按語，除了五臣本外，亦參照《鈔》、陸善經注等諸本。其中有僅合於《集注》正文而與其他注本皆異者：

1. 〈檄吳將校部曲文〉「參圖畫策」，室町本、《集注》作「參圖策畫」，九條本同尤刻本。⁵⁴《集注》：「今案：諸本策畫爲畫策」。⁵⁵
2. 〈出師頌〉「皇運來授萬寶增煥」，室町本、《集注》脫。《集注》：「今案：陸善經本此下有『皇運來授，萬寶增煥』二句」。⁵⁶
3. 〈東方朔畫贊〉「處淪罔憂」，室町本、《集注》作「處儉罔憂」。《集注》：「今案：諸本儉爲淪」。⁵⁷
4. 〈三國名臣序贊〉「武侯處之無懼色」，室町本、《集注》作「武侯受之無懼色」。《集注》：「鈔、陸善經本受□處」。⁵⁸
5. 〈後漢書皇后紀論〉「險謁不行者也」，室町本、《集注》作「險詖不行者也」。《集注》：「今案：諸本詖爲謁也」。⁵⁹
6. 〈四子講德論〉「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室町本、《集注》作「偃息于詩書之門」。《集注》：「今案：鈔、音決、五家本偃息下有匍匐二字」。⁶⁰

53 《尤刻本》第 14 冊，頁 150。《集注》第 3 冊，頁 832。

54 傅剛以為：「明州本、陳八郎本及尤刻本作『畫策』，是後世以五臣亂善。」傅剛，〈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頁 63。

55 《尤刻本》第 11 冊，頁 139。《集注》第 2 冊，頁 632。

56 《尤刻本》第 12 冊，頁 75。《集注》第 3 冊，頁 53。

57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06。《集注》第 3 冊，頁 224。

58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14。《集注》第 3 冊，頁 275-276。

59 《尤刻本》第 12 冊，頁 210。《集注》第 3 冊，頁 541。

60 《尤刻本》第 13 冊，頁 32。《集注》第 3 冊，頁 628。

7. 〈陳太丘碑文〉「大將軍弔祠」，室町本、《集注》作「將軍弔祠」，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鈔、陸善經本上有大字」。⁶¹ 上述諸例亦為室町本多合於善注正文之側證。室町本亦有合於《集注》，從編案亦知合於《鈔》、《音決》、陸善經注者：

1. 〈奏彈王源〉「若乃交二族之和」，室町本、《集注》作「若乃交二姓之和」，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鈔曰……二姓即男女兩家氏族也」。⁶²
2. 〈難蜀父老〉「烏謂此乎」，室町本、《集注》作「焉謂此乎」，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鈔曰：焉於何也」。⁶³
3.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增類帝之宮」，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增類帝之壇」。《集注》：「鈔曰……設壇場望幸也」。⁶⁴
4. 〈後漢書皇后紀論〉「飾玩華少」，室町本、《集注》作「飾玩少華」。《集注》：「鈔曰……少華言少有華靡」。⁶⁵
5. 〈四子講德論〉「舒化以揚名」，室町本、《集注》作「舒化以揚君」。《集注》：「陸善經曰……舒布風化以贊揚君美」。⁶⁶
6. 四子講德論「楚莊有叔孫子反」，室町本、《集注》作「楚莊有孫叔子反」。《集注》善注、鈔皆注孫叔敖。⁶⁷
7. 〈四子講德論〉「是以海內歡慕」，室町本、《集注》作「是以海內勸慕」。《集注》：「陸善經曰：言自勸勉而慕聖□也」。⁶⁸
8. 〈馬汧督誅〉「紆青拖墨之司」，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紆青拖紫之司」。《集注》：「李善注解嘲……紆青拖紫……墨或為紫非。鈔曰青青綬、紫紫綬也。……張銑曰……青紫綬色也」。⁶⁹

61 《尤刻本》第 14 冊，頁 140。《集注》第 3 冊，頁 794。

62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9。《集注》第 2 冊，頁 404。

63 《尤刻本》第 11 冊，頁 153。《集注》第 2 冊，頁 693。

64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5。《集注》第 2 冊，頁 752。

65 《尤刻本》第 12 冊，頁 212。《集注》第 3 冊，頁 552。

66 《尤刻本》第 13 冊，頁 27。《集注》第 3 冊，頁 608。

67 《尤刻本》第 13 冊，頁 30。《集注》第 3 冊，頁 621。

68 《尤刻本》第 13 冊，頁 32。《集注》第 3 冊，頁 627。

69 《尤刻本》第 14 冊，頁 72。《集注》第 3 冊，頁 697。

9. 〈陳太丘碑文〉「彬彬焉」，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斌斌焉」。
《集注》：「善注：……又曰文質彬彬……音決……斌布貧反……
劉良曰……斌斌文質貌」。⁷⁰

上述諸例諸本訓解多為相合，或意謂這幾段文字於傳鈔之時相對穩定，諸家訓解因而較無歧義，反倒是尤刻本歧異甚多。《集注》的編選以李善本為底本，對於其他諸本的選錄原則是去同存異。常思春〈讀《文選集注》管見三則〉曾指出：「以《文選集注》正文與日本古鈔無注本《文選》相較，同多異少，其相異處，大多以《文選集注》為是。」⁷¹說明室町本之底本與《集注》所採用之底本，可能有密切之關聯。若不侷限於《集注》載錄諸家注解的部分，《集注》正文與室町本相合之處數量更多，此處無法一一詳錄。但仍可注意的是有一些字詞上的錯誤在傳鈔中同見於《集注》與室町本，如〈出師表〉「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室町本、《集注》作「不勝受恩感當」，皆脫激、今二字。今見明州本、秀州本皆並無脫字，或許說明激、今的脫字，僅存留於早期李善注系統之中。然而，室町本與《集注》本的對校中，仍有幾例舉出室町本並非源自《集注》所見之李善本：

1. 〈與嵇茂齊書〉「案轡而歎息也」，室町本、九條本作「案轡而歎息者也」，《集注》無此句。筆者案，今尤刻本有善注：「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案轡而歎息者，非也」。⁷²
2. 〈酒德頌〉自「兀然而醉」到「利欲之感情」，室町本、《集注》脫。《集注》：「今案音決此下有兀然而醉四字，自此一句以下至感情言詞鄙緩皆衍字也，非劉公所為，皆當除之。……陸善經本有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行二句」。⁷³

胡克家《考異》：「案：《晉書》無『按轡而歎息』。陳云：據注，則此五字衍，是也。必五臣因注云『本或有于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

70 《尤刻本》第 14 冊，頁 136。《集注》第 3 冊，頁 782。

71 常思春，〈讀《文選集注》管見三則〉，《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5.3(2005.5): 61。

72 《尤刻本》第 11 冊，頁 80。

73 《尤刻本》第 12 冊，頁 78。《集注》第 3 冊，頁 69。

故添六字，以異於善。」⁷⁴ 胡克家、陳景雲以為衍字當是五臣亂善，因《集注》編者未加按語以別五臣，未能確認當時五臣注本是否有衍此句。但既引李善注：「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案轡而歎息者，非也」，可知李善舊本當無此句。而〈酒德頌〉所缺數句，斯波六郎曾指出：「《集注》正文『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句直接『仰觀萬物，擾擾焉』句，是其所據之本於『陶陶』『俯觀』間尚有若干字，為《集注》編者刪去，亦或原從舊式存此若干字，但案語言當刪去，後人即依案語刪之，不得而知。」⁷⁵ 是以《集注》所見之李善本〈酒德頌〉，其中當有刪減數字，其是否便為今本「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三十二字，未得其詳。⁷⁶ 雖室町本異文與《集注》所揭示的李善注文本極為密切，但從此二例來看，室町本當非《集注》所見之李善注舊貌，其中異文更是參差合於《鈔》、五臣、陸善經諸本。

（二）室町本與《集注》中五臣注本之關聯

相對於室町本大量合於《集注》正文的情況，從《集注》中所見室町本正文僅合於五臣注本者，數量則十分稀少。就筆者初步檢驗僅查出二例：

1. 〈求自試表〉「威王棄代」，室町本、九條本作「威王棄世」，《集注》同尤刻本。《集注》：「張銑曰：棄世謂死者」。⁷⁷
2. 〈與山巨源絕交書〉「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室町本作「阮嗣宗口不論人短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集注》作「阮嗣宗口不論人，吾每師之而未能及」，九條本同尤刻本。⁷⁸

74 清·胡克家，《文選考異》，收於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卷 8，頁 117。

75 斯波六郎撰，戴燕譯，〈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 958。

76 王翠紅以為此當是《集注》刪減李善底本，並有詳論，可參王翠紅，「古鈔《文選集注》研究」（鄭州：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3），頁 283-285。

77 《尤刻本》第 9 冊，頁 211。《集注》第 2 冊，頁 307-308。

78 傅剛認為「過」字乃：「陳八郎本、明州本有，尤刻本亦有，是後人以五臣亂善。」傅剛，〈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

《集注》：「今案：五家本吾上有過字」。⁷⁹

〈求自試表〉的案例即前文所述唐諱之問題，此不贅述。例2從編案來看，可知尤刻本此段文字實出於五臣本，而室町本又衍一「短」字，似乎未見於各家版本。「短過」一詞於中古以前並非成詞，考諸中古文獻似乎不見以此二字聯用的寫法，其是否為鈔寫者訛誤之故，難以得知，亦不能排除有他本作「口不論人短」之可能。但若此一衍字有其版本根據，或許也說明了室町本與李善本、五臣本、《集注》的源流並不相同。若不侷限僅合於五臣注本，在室町本與《集注》的對照中，則有少數異文別於李善注，而複合於五臣、《鈔》、陸善經等注本：

1. 〈求自試表〉「使邊境未得稅甲」，室町本、九條本作「使邊境未得脫甲」，《集注》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音決、五家本□稅爲脫」。⁸⁰
2. 〈求通親親表〉「恩昭九親」，室町本作「恩昭九族」，《集注》同尤刻本，九條本作「思照九親」。《集注》：「今案：鈔、五家、陸善經本親爲族」。⁸¹
3. 〈求通親親表〉「臣伏自思惟」，室町本、九條本作「臣伏自惟省」，《集注》作「伏自惟省」。《集注》：「今案：鈔、五家、陸善經本伏上有臣字之也」。⁸²

上引諸例室町本正文與《鈔》、五臣本、陸善經本相合，說明諸例中的文本正文相對穩定，因此各家在訓解上並無太大歧異。但既別於《集注》正文，亦說明室町本與《集注》正文所據之李善注本，並非全然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本衍文的例子，從《集注》的編者按語中，時常得見李善本所無，而《鈔》、五臣、陸善經本所有的句子，如〈奏彈劉整〉於《集注》雖刪減大段正文，但仍於注文中保留所見他家正文，並注「今

叢》，頁60。

79 《尤刻本》第11冊，頁59。《集注》第2冊，頁470。

80 《尤刻本》第9冊，頁204。《集注》第2冊，頁280。

81 《尤刻本》第9冊，頁215。《集注》第2冊，頁328。

82 《尤刻本》第9冊，頁217。《集注》第2冊，頁337。案：承蒙審查委員指出，《集注》「之也」二字旁有校改符號，以示刪去。

案：鈔、五家本此下云」。較為特別者爲此二案例：

1. 〈奏彈曹景宗〉「云云」，室町本作「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君稽首以聞」，《集注》「臣君誠惶誠恐」，九條本作「臣君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君稽首以聞」。明州本、秀州本作：「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⁸³
2. 〈奏彈劉整〉「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室町本作「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集注》「臣昉誠惶以下」，九條本作「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明州本、秀州本作：「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⁸⁴

此二句看似陳詞反覆，實爲「奏」體中的必要行儀。蔡邕《獨斷》：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⁸⁵

以此看來，《文選》將〈奏彈曹景宗〉、〈奏彈劉整〉歸於「彈事」一體，實出於南朝文體辨析觀念漸細，公文文體分化之結果。若爬疏蔡邕《獨斷》對於奏、表二者之文體規範來看，可知任昉文末結語，實結合了兩漢表、奏兩種文體之規式。尤刻本直接省作「云云」，或是商賈爲求營利而刻意刪除此一段落。相對於《集注》〈奏彈劉整〉作「臣昉誠惶以下」，室町本、九條本則保留了冗長之儀文，此可能較《集注》更合於《文選》原貌。值得注意的是，今明州本、秀州本與室町本的段落極其相近，但仍有細微差異，如室町本〈奏彈曹景宗〉「臣君」，明州本、秀州本作「臣昉」；室町本〈奏彈劉整〉「臣稽首以聞」，明州本、秀州本作「稽首以聞」，而脫「臣」字。筆者以爲，此或許是室町本較諸本更爲貼近古本之間接證據，尤其表現在「臣君」與「臣昉」的差異上。文章中不書名諱，而以「君」字代替，此一書寫習慣仍保留於《文選》之中。如卷 60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王君以山羞野酌」，卷 39 任昉〈蕭太傅

83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0。《集注》第 2 冊，頁 382。

84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8。《集注》第 2 冊，頁 402。

85 漢·蔡邕，《獨斷》，收於《四部叢刊廣編》第 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上，頁 3-4。

固辭奪禮啓〉五臣注本仍可見呂延濟注：「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⁸⁶今諸本皆作「昉啓」，室町本作「君啓」，可證諸本皆為後人刪修之面貌。室町本中以「君」取代名諱的案例不少，尤可見者，在於九條本往往與室町本相合：

1. 〈爲褚諮議纂讓代兄襲封表〉「臣誠惶誠恐以下」，室町本作「臣君誠惶以下」，九條本作「誠惶以下」。⁸⁷
2.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昉啓」，室町本、九條本作「君啓」。⁸⁸
3.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昉往從未宦」，室町本、九條本作「君往從未官」。明州本：「善本作君字」。⁸⁹
4. 〈奏彈曹景宗〉「臣任昉稽首」，室町本作「臣君稽首」，九條本作「臣任君稽首」。⁹⁰
5. 〈奏彈曹景宗〉「臣昉頓首」，室町本、九條本作「臣君頓首」。⁹¹
6. 〈奏彈曹景宗〉「云云」，室町本作「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君稽首以聞」，《集注》「臣君誠惶誠恐」，九條本作「臣君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君稽首以聞」。⁹²
7. 〈與魏文帝箋〉「領主簿繁欽」，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領主簿繁君」。⁹³
8. 〈與魏文帝箋〉「欽死罪死罪」，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君

86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或疑君，古人自稱。如《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自稱王君。……又《文選》任彥升〈固辭奪禮啓〉昉自李善本作君，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未詳孰是。」錢鍾書亦以為當是家集諱其名。分見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收入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10，頁60。錢鍾書，《管錘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頁1159-1160。

87 《尤刻本》第10冊，頁48。

88 《尤刻本》第10冊，頁107。

89 《尤刻本》第10冊，頁108。

90 《尤刻本》第10冊，頁113。

91 《尤刻本》第10冊，頁113。

92 《尤刻本》第10冊，頁120。《集注》第2冊，頁382。

93 《尤刻本》第10冊，頁141。《集注》第2冊，頁451。

死罪死罪」。⁹⁴

室町本雖仍與九條本有少數差異，但大體稱「君」不稱名，則為二者相同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君與名諱更替之案例，其中三篇出於任昉之手，恐怕並非偶然。此或許揭示了室町本與九條本不僅較為符合六朝篇幅的面貌，可能更意謂著室町本所錄任昉文章，底本或是出於《隋志》所載之三十四卷《任昉集》，是以室町本之文章用字仍保持了《文選》匯聚諸文、初編成集的面貌。

若從《集注》的對照來看，室町本與五臣注本的關聯，完全不似刻本系統如此緊密，反倒呈現幾乎全然不合的情況。原因固然可能出於鈔本與刻本系統未可同一而論、後世刻本李善五臣相亂，但也不能排除是《集注》的編纂體例，影響了異文校對的情形。《集注》彙整諸家注解，在正文之下注解依序為李善注、《鈔》、《音決》、五家注與陸善經注。為了避免前後注文相互重複，往往會刪裁較為後面的唐人注解，因此《集注》中李善注與《鈔》最為詳盡，而五家注與陸善經注則相對簡約。⁹⁵而《集注》卷 63 屈平〈離騷經一首〉篇題下編者按語：「此篇至〈招隱〉篇，《鈔》脫也，五家有目而無書。」⁹⁶可知《集注》本中的五家注本亦非完本。從筆者的校對情況來看，異文與室町本相合之案例以李善本為最、《鈔》為次，此雖未能排除善注與《鈔》二家或因時代相近，因此在室町本的對校中與善注、《鈔》二家相合最多，⁹⁷ 仍需注意《集注》之編纂體例往往先繁後簡，是以校對結果可能因《集注》的編纂取向而有偏頗的可能因素。總之，若單就《集注》的異文情況來看，室町本的異文明顯是趨合於李善而別異於五臣。

（三）室町本與《鈔》、陸善經之關聯及其他

公孫羅《文選鈔》於中土失傳已久，《集注》中雖徵引了《鈔》，

94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43。《集注》第 2 冊，頁 460。

95 王翠紅，「古鈔《文選集注》研究」，頁 275-276。

96 《集注》第 1 冊，頁 786。

97 王翠紅，「古鈔《文選集注》研究」，頁 291。

但此《鈔》是否即為公孫羅之《文選鈔》，至今學界仍未有定案。⁹⁸且不論《鈔》之作者究竟為誰，從室町本的對校中，《集注》中以李善注與《鈔》的異文最為相合，其中甚至有少數案例僅合於《鈔》而異於其他諸本者：

1. 〈求自試表〉「伏以二方未剋為念」，室町本作「伏以二方未靜為念」，《集注》同尤刻本，九條本作「伏二方未靜為念」。《集注》：「今案：鈔剋為靜」。⁹⁹
2. 〈與嵇茂齊書〉「踣躄交錯」，室町本「徒倚交錯」，《集注》作「踣躄交錯」，九條本作「崎嶇交錯」。《集注》：「今案：鈔踣丘為徒倚，五家本為崎嶇」。¹⁰⁰
3. 〈與嵇茂齊書〉「激情風烈」，室町本作「激情風厲」，《集注》、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鈔、陸善經本景為影烈為厲」。¹⁰¹
4.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以惠庶萌之願」，室町本作「以惠庶氓之願」，《集注》、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鈔曰……庶氓為萬姓也。……陸善經曰庶眾萌民也」。¹⁰²
5. 〈三國名臣序贊〉「遭離不同」，室町本作「雖離不同」，《集注》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鈔遭上有雖復二字」。¹⁰³
6. 〈後漢書皇后紀論〉「簡求忠貞」，室町本作「簡求忠賢」，《集注》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鈔貞為賢也」。¹⁰⁴

98 早期看法如駱鴻凱《文選學》、屈守元《文選導讀》，皆認為《鈔》即為公孫羅《文選鈔》，但邱榮錫〈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斯波六郎〈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則駁斥此點，如斯波氏認為「其所引《鈔》、《音決》，皆未審撰者名氏。或以為即公孫羅《文選鈔》、《文選音決》，予未便從之。」並存疑所書正文、所載篇章、作者按語三項，認為「未能遽從《鈔》、《音決》出自一人說及《鈔》及公孫羅之《鈔》說」。斯波六郎撰，戴燕譯，〈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 936-937。

99 《尤刻本》第 9 冊，頁 207。《集注》第 2 冊，頁 291。

100 《尤刻本》第 11 冊，頁 79。《集注》第 2 冊，頁 564。

101 《尤刻本》第 11 冊，頁 81。《集注》第 2 冊，頁 573。

102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5。《集注》第 2 冊，頁 754。

103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08。《集注》第 3 冊，頁 237。

104 《尤刻本》第 12 冊，頁 214。《集注》第 3 冊，頁 561。

若說例 2、3、4 中踦躡、踦丘、徒倚、崎嶇乃是因聲而成詞，不必拘泥於文字表面；而景影、萌氓互相假借亦屬常態。而此處室町本與九條本異文多有差異，可見二本雖皆源於古李善本，但仍或多或少受到他本影響而改動文字。略可注意的是例 5、6 二例。〈後漢書皇后紀論〉「簡求忠貞」，室町本「簡求忠賢」，參看今日《後漢書》、《群書治要》、《太平御覽》皆同室町本作「簡求忠賢」，從《集注》：「今案：鈔貞為賢也」來看，當知並非為避宋諱而改，而是於《集注》編纂之時便為此一面貌。而〈三國名臣序贊〉「遭離不同」，《集注》：「今案：鈔遭上有雖復二字」。胡紹煥《文選箋證》：「六臣本上有『雖』字，《晉書》亦同，此恐脫誤。」¹⁰⁵可知六臣本、《晉書》已脫復字。而室町本「雖離不同」，是從「雖復遭離不同」之原文刪裁「復遭」二字所成，還是從六臣本「雖遭離不同」脫「遭」字所致，實已難以判斷。從《集注》所錄《鈔》文來對照室町本，也可從中摸索出各家《文選》版本所以文字歧異的線索。如從室町本的旁注來看，正文旁往往會有小字糾正文本，對照今日所見版本，正文的小字旁注往往是出於五家本。如〈為石仲容與孫皓書〉「小戰江介」，¹⁰⁶《集注》作「小戰江由」，室町本作「小戰江屈」，九條本亦作「江介」。¹⁰⁷《集注》：「鈔曰：江由地名。今案五家本由為介字」。案：室町本作江屈，旁有小字注「介」。今考《集注》：「五家本由為介字」，《藝文類聚》則作「小戰江界」。屈為屈之俗字，可能因形、義訛從由作屈，而從轉作屈、界、介。室町本中亦有合於《鈔》，復合於李善、五家、陸善經本的案例，已見於前文，此不贅述。

然而室町本異文與《音決》、陸善經注相合者甚少。《音決》一書，周祖謨〈論文選因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謂之『音決』者，蓋采摭

105 清·胡紹煥撰，蔣立甫校點，《文選箋證》（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 30，頁 815。

106 《尤刻本》第 11 冊，頁 73。《集注》第 2 冊，頁 532。

107 傅剛以為：「明州本、陳八郎本作『介』，尤刻本亦作『介』，則是後人以五臣亂善。」傅剛，〈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頁 61。

數諸家舊音而審決之也。」¹⁰⁸ 舊說如邱槃錫據兩〈唐志〉及《日本見在書目錄》，以爲《音決》作者即公孫羅，¹⁰⁹ 然而近來亦可見駁斥意見。¹¹⁰ 而《音決》撰成的時代，王翠紅提出當在顏師古貞觀十五年（641）撰成《漢書注》之後，並從《集注》排序將《音決》列於李善注、《鈔》後，置於五家注、陸善經注前，故至遲不晚於開元六年（718）呂延祚表獻《五臣集注文選》。¹¹¹ 囿於《集注》所載《音決》異文有限，室町本中異文僅合於《音決》唯有以下二例：

1. 〈求自試表〉「使邊境未得稅甲」，室町本、九條本作「使邊境未得脫甲」，《集注》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音決、五家本□稅爲脫」。¹¹²
2. 〈晉紀總論〉「始基靜民」，室町本作「始基靖民」，《集注》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音決靜爲靖」。¹¹³

因此並不易判別室町本與《音決》異文之關聯。

另一方面，室町本與陸善經注異文相合者數量亦少。陸善經注今雖不見於兩《唐志》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但學界普遍認爲陸善經注當是一部完整的注本。¹¹⁴ 《集注》中所存陸善經注注文不多，王書才《〈昭明文選〉發展研究史》：「現存的 24 卷《文選集注》中，共存陸善經注文 26529 字；僅相當於李善注一卷所加注文。」¹¹⁵ 或許正出於此一因素，室町本中純粹合於陸善經注的異文數量亦有限，筆者所見僅有二例：

1. 〈答臨淄侯牋〉「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義」。《集注》：「今案陸善經本美

108 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77。

109 邱槃錫，〈《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收於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717-718。

110 王翠紅，「古鈔《文選集注》研究」，頁 154-163。

111 同上註，頁 202。

112 《尤刻本》第 9 冊，頁 204。《集注》第 2 冊，頁 280。

113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97。《集注》第 3 冊，頁 480。

114 周勛初，《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前言〉，頁 8。傅剛，《文選版本研究》，頁 138。

115 王書才，《〈昭明文選〉發展研究史》（北京：學習出版社，2008），頁 69。

爲義也」。¹¹⁶

2. 〈東方朔畫贊〉「棄俗登仙」，室町本作「棄世登仙」，《集注》同尤刻本。《集注》：「今案：陸善經本俗爲世」。¹¹⁷

雖然室町本純粹合於陸善經注的案例不多，但陸善經注時與五臣注之正文相同，上文已有所涉及。反倒是室町本異於陸善經注的案例更多：

1. 〈奏彈曹景宗〉「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收付廷尉法獄罰罪」。《集注》：「今案：鈔、五家、陸善經本罰爲治」。¹¹⁸
2. 〈奏彈劉整〉「法獄治罪」，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法獄罰罪」。《集注》：「今案：鈔、陸善經本罰爲治」。¹¹⁹
3. 〈難蜀父老〉「灑沈澹災」，室町本、《集注》、九條本作「漸沈澹災」。《集注》：「灑……今諸本作漸字……音決漸或爲灑，同所宜反。……呂延濟曰……漸盡也……陸善經曰：灑分也」。¹²⁰
4.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厚倫正俗」，室町本、《集注》、法藏敦煌文獻 P.2543¹²¹ 作「序倫正俗」，九條本作「享倫正俗」。《集注》：「今案：陸善本序爲厚」。¹²²
5. 〈三國名臣序贊〉「遭時匪難」，室町本、《集注》作「遭時不難」。《集注》：「今案：陸善經本下不爲匪」。¹²³
6. 〈馬汧督誅〉「全數百萬石之積」，室町本、《集注》作「全數百萬之積」，九條本同尤刻本。¹²⁴ 《集注》：「今案：五家、陸善

116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39。《集注》第 2 冊，頁 447。

117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04。《集注》第 3 冊，頁 215。

118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0。《集注》第 2 冊，頁 381-382。

119 《尤刻本》第 10 冊，頁 128。《集注》第 2 冊，頁 401。

120 《尤刻本》第 11 冊，頁 154。《集注》第 2 冊，頁 697。

12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5 冊，P.2543，頁 252。

122 《尤刻本》第 12 冊，頁 27。《集注》第 2 冊，頁 810。

123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11。《集注》第 3 冊，頁 254。

124 傅剛以為：「明州本、陳八郎本、尤刻本均有『石』字，是尤刻此處從五臣本。」傅剛，〈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頁 65。

經本萬下有石字」。¹²⁵

從以上諸例來看，室町本、九條本與《集注》關係密切，尤其九條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厚倫正俗」，或許正說明了所以訛字之線索。反倒是尤刻李善注本許多異文，乃是從五家本、陸善經本轉鈔而來，這也揭示出室町本近於李善注本、而別於五家、陸善經本的狀況。但此亦不能排除是《集注》編排的原則所致。《集注》編排爲了尊重前人之創發，編列諸家注解大抵採取去同存異的方法，因此時代排列愈後，註釋則往往愈加簡略。陸善經注作爲《集注》最後一家編列的注本，自然受到最多剪裁，並且避重於正文之李善注本，於李善注外補詳、糾謬、存異，今所見《集注》所存陸善經注可能因此多歧異於正文。本文所作室町本與《集注》的異文對校，採取資料主要在於《集注》的編者按語，若凡與陸善經注文合同並未詳於李善注，按照編列原則《集注》則當刪裁，是以原本相合於室町本與陸善經注的文字，可能因此淹沒在《集注》編者的剪裁之中。大體而言，陸善經注的文字與五臣本較近，而與室町本、李善注較遠，此或許說明室町本與較爲早期的李善注、《鈔》的關係較爲密切，而到五臣、陸善經注則歧異愈多。

室町本中還有一些案例，與《集注》不合卻合於尤刻本者，亦有全然不合於《集注》與諸刻本者：

1. 〈與嵇茂齊書〉「案轡而歎息也」，室町本、九條本作「案轡而歎息者也」，《集注》無此句。筆者案，今尤刻本有善注：「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案轡而歎息者，非也」。¹²⁶
2. 〈檄吳將校部曲文〉「齊鋒東向」，室町本作「齊鋒東西」，《集注》、九條本作「齊鋒東面」。《集注》：「鈔曰……東面言俱向東也」。¹²⁷
3.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煥衍都內者矣」，室町本作「煥耀」，《集注》同尤刻本、所引諸注亦無作「煥耀」者，九條本

¹²⁵ 《尤刻本》第 14 冊，頁 74。《集注》第 3 冊，頁 706。

¹²⁶ 《尤刻本》第 11 冊，頁 80。

¹²⁷ 《尤刻本》第 11 冊，頁 132。《集注》第 2 冊，頁 605。

作「煥炳」。¹²⁸

4. 〈馬汧督誅〉「晉故督守」，室町本作「晉故汧馬督守」，《集注》作「晉故汧督守」，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鈔曰：汧督守謂汧城督守也」。¹²⁹
5. 〈馬汧督誅〉「而州之有司」，室町本「而雍州之有司」，《集注》、九條本同尤刻本。《集注》：「鈔曰：州之有司謂解系也……張銑曰：州，雍州」，案：知各本無作雍州。¹³⁰

室町本出於手抄，原非十分精確的本子，兼以其抄寫目的可能是出於讀書抄錄之法，非為公開傳遞之用，因此在抄寫上難免會有訛誤。¹³¹ 其中例 2 可能便出於抄寫訛誤之故，但例 1、3、4、5 未能排除有版本根據，尤其例 1 李善注：「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案轡而歎息者，非也」，而室町本衍有此句，可能出自兩種原因：一為室町本之底本出自李善當時所見之他本；二是善注本原無此句，後人妄增「案轡而歎息者」於善注本中。然而參照另一案例，尤刻本〈高唐賦〉「當年遨遊」，李善注：「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而尤刻本正文缺「子當千年」句，室町本則有「姉當千年，萬世遨遊」。姉、子依照《廣韻》各別為將己切、即里切，二者應為音近而相假借。《集注》中〈高唐賦〉雖已亡佚，無法得見是否存有此句，但此注若為李善舊注，或許說明室町本底本與李善所見之他本，有版本上的淵源傳承。

又以例 4 為例，前文已曾論及〈馬汧督誅〉，室町本、《集注》作〈汧馬督誅〉。實際上，〈馬汧督誅〉作〈汧馬督誅〉並非個案，《文選》卷四十任昉〈奏彈曹景宗〉，李善於「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聖朝乃顧，將一車書」三句下，皆注引了潘安仁〈汧馬督誅〉，而《集注》、明州本、秀州本所引善注亦作潘安仁〈汧馬督誅〉。雖然清人梁章鉅《文選旁證》以為：「汧馬二字當互乙，各本皆誤。」

128 《尤刻本》第 12 冊，頁 18。《集注》第 2 冊，頁 769。

129 《尤刻本》第 14 冊，頁 71。《集注》第 3 冊，頁 692。

130 《尤刻本》第 14 冊，頁 75。《集注》第 3 冊，頁 707。

131 游志誠，《文選綜合學》，頁 101。關於古鈔本之訛字與錯序，可參何維剛，〈楊守敬藏日本古鈔《文選》之類目、注記與異文〉，頁 66-69。

又王太岳《四庫全書考證》針對《太平御覽》：「潘安仁馬汧督誅序曰刊本馬汧二字互倒。」¹³²但二說僅從理校，並無版本根據。值得注意的是，《北堂書鈔》則作「汧督馬敦誅云」，又有同尤刻本篇目作〈馬汧督誅〉者。¹³³或可說明單於唐時，便已有〈馬汧督誅〉、〈汧馬督誅〉、〈汧督馬敦誅〉數種稱法。從內文異文也可看出些許端倪。今尤刻本〈馬汧督誅〉：「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而《集注》衍一汧字：「晉故汧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室町本則又衍作：「晉故汧馬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屈守元《文選導讀》則以為當從室町本與《集注》校正刻本。¹³⁴此皆可見室町本之異文並非單純的書寫訛誤，而是有《集注》等其他資料可作為佐證，間接說明室町本的異文當是有所版本根據。

四、結 論

關於室町本的底本，森立之以為從李善本單錄出正文，楊守敬以為乃是出於李善注以前的寫本，向宗魯、屈守元認為出於隋唐舊本，游志誠以為乃是從集注本而鈔。各家皆有所據，難定一是。然而舊說如楊、向、屈者，仍以中國的角度出發，若以日本漢學的角度重新看待室町本，可能又有不同觀照。蓋室町本之傳寫，當是白文本與諸家注本同時並行於世，非諸家注本一出，白文本便全然滅跡，白文本可能有其獨立的傳承系統，九條本的存留與敦煌文獻的殘卷亦可作為佐證。陳翀曾舉出日本於《文選》白文本與注本有題名上的差異：「在日本古文獻中對當時所傳《文選》版本是有專名稱呼的，即一般將蕭統所編撰的三十卷白文系統本稱為《文選》，將李善注六十卷系統本稱為《注文選》，而將五

132 分見清·梁章鉅撰，穆克宏點校，《文選旁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卷33，頁913。清·王太岳，《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考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58，頁264。

133 分見唐·虞世南，《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119〈武功部七·守備十三〉，頁142；卷158〈地部二·穴篇十三〉，頁394。

134 屈守元，《文選導讀》（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頁321。

臣集注系統本稱為《五臣注文選》。」¹³⁵並認為三十卷本乃是日人學習《文選》漢語音讀之課本，並不涉及文義講授，因此才形成傳抄三十卷系統本的慣例。¹³⁶此類案例雖一時難以從中原所藏文獻中找到參照，但從日本文獻著錄上的差異，已揭示著舊時白文本《文選》乃是自成體系，並不混淆於諸家注本。

從本文之校對來看，室町本已有避唐諱而改字的情況，其底本深受唐人書寫習慣影響，非純粹六朝寫本之面貌。且室町本僅避唐諱而改字，未下涉宋諱，此亦提高了底本淵源唐寫的可信度。因此室町本於分卷、類目、俗字上仍保有《文選》舊貌，僅是文字書寫上沾染唐人習氣，而後人據此鈔寫流傳，此亦島田翰〈古鈔本考序〉所謂：「誤以傳誤、訛以傳訛，真本面目，絲毫不改，故雖名為傳鈔本，而實與隋唐鈔本無異矣。」¹³⁷室町本於編排、文字上，誠如楊、向、屈所論可能為隋唐之遺，但是室町本仍可能受到後出版本的影響。如室町本「難」體並不單獨立類，而是併入「檄」類。《文選》「難」體成立，經過斯波六郎、游志誠、傅剛、力之等探析，幾為定論，九條本中亦可見「難」體獨立。¹³⁸室町本於卷廿二目錄與正文部分，皆未獨立「難」體，可知並非誤漏。又室町本之鈔寫時間晚於《集注》與九條本，阿部隆一、山崎誠已有所論證。室町本雖然保存《文選》舊貌，但除了「祖於隋唐」之舊說外，如何回歸日寫本的視野重新看待室町本，應是未來關注之方向。

從形式而論，室町三十卷本應非出於李善注本，若出於李善注本，則室町本分卷當為六十卷，此亦楊守敬所謂：「今細按之，此本若就李本所出，李本已分〈西京〉為二卷，則錄之者亦必二卷。今合三賦為一卷，仍昭明之舊，未必抄胥者講求古式如此」¹³⁹。且室町本類目與刻本系統

135 陳翀，〈日本國寶《集注文選》之編撰者及其成書年代考〉，靜永健、陳翀著，《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90。

136 陳翀，〈九條本所見集注本李善〈上文選注表〉之原貌〉，靜永健、陳翀著，《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稿》，頁 251。

137 島田翰，〈舊鈔本考序〉，《漢輯善本考》，頁 41。

138 代表論著可參看游志誠，〈論《文選》之難體〉，《昭明文選學術論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 141-178。

139 楊守敬，〈古鈔文選一卷〉，《日本訪書志》，頁 89。

多有不同，李善注自三十卷析分爲六十卷後，《文選》中賦、詩、諸文體中時常以上下或一、二、三作爲區分，而室町本因三十卷而分類較爲簡略。¹⁴⁰ 並從異文來看，室町本卻保有避唐諱的痕跡，如改世作代、時，改民作人，但室町本避諱改字的案例不多，甚至多數案例可作爲諸本避諱改字的參照，然而已非《資暇錄》中「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¹⁴¹ 的李善舊本。雖說從異文的角度來看，室町本與李善注本的關係十分密切，但在類目編排上，仍與刻本系統之李善注本出入甚多。因此森氏認爲室町本出於李善本的說法，筆者尙持保留態度。

至於室町本出於《集注》的說法，從異文對照上則可知道其說爲非，此亦可從室町本的分卷與類目得到印證。室町本與今尤刻本之異文，固然大多合於《集注》，但亦有別於集注、甚至是《集注》無而室町本有者。其中最常見的例子，便爲室町本之句子《集注》正文無，但李善注稱之他本有。如室町本〈爲嵇茂齊書〉有「案轡而歎息者也」，《集注》善注：「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案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如〈奏彈曹景宗〉，《集注》「臣君誠惶誠恐」，室町本此句作「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君稽首以聞」。此外，室町本之異文，除了合於《集注》出於李善注本的正文外，從編者按語亦可知有僅合於《鈔》、五家、陸善經注本者。若室町本出於《集注》，則正文當非參雜於諸家注本。從異文來看，唐代《文選》版本已多歧異，今《集注》中李善注「他本」、「一本云」，其文字頗與室町本相合；而室町本的文字大多合於李善注本，但亦有僅合於《鈔》與它本者，亦有全然不合於諸本者。固然古鈔本爲傳寫之本，難免有陶陰魯魚之訛，但從室町本與《集注》之對照來看，室町本的異文往往有所版本根據，非單純之鈔寫訛誤。

從室町本與《集注》的異文對校來看，室町本並非單純出於李善、《鈔》、五臣、陸善經等一家一注，但室町本的文字明顯近於李善注本、而別於五臣注本，常思春〈讀《文選集注》管見三則〉已指出這點。但從刻本系統來看，室町本的文字則近於五臣、而別於李善，此可參照傳

140 何維剛，〈楊守敬藏日本古鈔《文選》之類目、注記與異文〉，頁 59-62。

141 李匡乂，《資暇錄》，收於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隋唐雜著叢編二》，卷上，〈非五臣〉，頁 334。

剛、何維剛的對照。因此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今細校之，乃同善注者十之七八，同五臣十之二三。」¹⁴² 向宗魯、屈守元以為近於五臣而別於李善，其實二說皆是，差異僅在對校本為鈔本、刻本之不同。此亦可見宋刻以降《文選》五臣亂善、善奪五臣的混亂狀況，五臣本反較尤刻李善注本，更能反應李善舊本的面貌。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蔡邕，《獨斷》，收於《四部叢刊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 梁·蕭統編，唐·呂延濟等注，《景印宋本五臣集注文選三十卷》，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1，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南宋紹興三十一年建陽陳八郎崇化書坊刊本影印。
- 梁·蕭統編，唐·呂延濟等注，《日本足立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 梁·蕭統編，《日古鈔本文選》，楊守敬舊藏日本室町初年鈔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處。
-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九條家藏舊鈔本文選》，日本昭和間印本，現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唐·李匡乂，《資暇錄》，收於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隋唐雜著叢編二》，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
-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 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收入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清·王太岳，《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考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胡克家，《文選考異》，收於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 清·梁章鉅撰，穆克宏點校，《文選旁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142 楊守敬，〈古鈔文選殘本二十卷〉，《日本訪書志》，頁 94。

清·胡紹煥撰，蔣立甫校點，《文選箋證》，合肥：黃山書社，2004。
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二、近人論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 1995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日)山崎誠 1993 〈式家文選學一斑——文選集注の利用〉，《中世學問史の基底と展開》，大阪：和泉書院，頁 411-444。
- 王書才 2008 《《昭明文選》發展研究史》，北京：學習出版社。
- 王翠紅 2013 「古鈔《文選集注》研究」，鄭州：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
- 朱曉海 2016 〈從《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詩的部分略窺《文選》善注的問題〉，《國學》3(2016.6): 225-249。
- (日)池淵質實 2000 〈九條本「文選」研究序說〉，《中國學研究論集》6(2000.10): 51-72。
- 何維剛 2015 〈楊守敬藏日本古鈔《文選》之類目、注記與異文——以「賦」類為探討中心〉，《書目季刊》49.3(2015.12): 57-76。
- 周祖謨 1981 《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 屈守元 1998 〈跋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文選》〉，收於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430-446。
- 屈守元 2008 《文選導讀》，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 邱榮錫 1998 〈《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收於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708-727。
- (日)阿部隆一 1983 《中國訪書志 增訂版》，東京：汲古書院。
- (日)島田翰 2002 《漢籍善本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常思春 2005 〈讀《文選集注》管見三則〉，《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5.3(2005.5): 57-63。
- 陳 翀 2011 〈九條本所見集注本李善〈上文選注表〉之原貌〉，靜永健、陳翀著，《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稿》，北京：中華書局，頁 236-254。
- 陳 翀 2011 〈日本國寶《集注文選》之編撰者及其成書年代考〉，靜永健、陳翀著，《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稿》，北京：中華書局，頁 73-90。
- 陳 翀 2013 〈清末民國初期《文選集注》相關資料彙考——兼答劉志偉先生質疑〉，《域外漢籍研究集刊》9(2013.10): 43-62。
- 陳 翀 2013 〈現存《文選集注》殘卷非唐鈔本考〉，《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7(2013.6): 137-150。

- 傅 剛 2000 〈關於近代發現的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文選》〉，《《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61-267。
- 傅 剛 2015 〈日本宮內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收於劉玉才、潘建國主編，《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4-66。
- (日) 斯波六郎撰，戴燕譯 1998 〈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收於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849-961。
- (日) 森立之 2003 《經籍訪古志》，收入賈桂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游志誠 1996 〈論《文選》之難體〉，《昭明文選學術論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141-178。
- 游志誠 2010 《文選綜合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楊守敬 2002 《日本訪書志》，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 2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劉志偉 2012 〈《文選集注》成書眾說評議〉，《文學遺產》2012.4(2012.7): 34-46。
- 錢鍾書 1990 《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

Discussion of Variant Characters in Muromachi Period *Wen Xuan* Codices in Yang Shoujing's Collection

Ho Wei-kang*

Abstract

Twenty damaged volumes of unannotated Muromachi Period 室町年間 *Wen xuan* 文選 codices collected by Yang Shoujing 楊守敬 were transcribed and proofread by Huang Kan 黃侃, Gao Buying 高步瀛, Xiang Zonglu 向宗魯 and Fu Zengxiang 傅增湘. Though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se codices hardly needs stating,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urrentl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means that, up until now, they have attract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from modern *Wen xuan* scholars. Yang Shoujing suggested that most of the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se ancient codices were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Li Shan's 李善 commentary to the *Wen xuan*, while Xiang Zonglu and Fu Gang 傅剛 argued that they were closer to the five scholars' commentaries. As for the identity of the base text for the codices, scholars have yet to conclude whether it was recorded in Li Shan's commentary, it was an old Sui-Tang edition, or if it came from *Wen xuan jizhu* 文選集注. When comparing the *Tang chao wen xuan jizhu huicun's*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 main text and the editor's notes with the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ancient codice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ancient codi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 Shan commentary edition. By collating variant characters and referring to the forms and categories of ancient codices, it may be possible to infer some clues about the base text, and explore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ancient codices.

Keywords: *Wen xuan* 文選, Muromachi period codices, Yang Shoujing

* Ho Wei-kang,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楊守敬, *Tang chao wen xuan jizhu huicun*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
variant characters